

# 格式塔组合性视角下的 话语意义建构与认知<sup>\*</sup>

□陈松云,杨劲松

**[摘要]** 将话语的整体意义和组合成分的部分意义建构纳入考究范畴,从格式塔组合性的研究角度提出一种应用于话语意义加工的建构模式。认为对于话语意义生成的理解和认知在于如何对话语成分进行层级加工和分析。话语意义处理过程中的话语单位加工序列并不与其在篇章中出现的先后顺序形成线性对应,而是通过一种复杂的机制获得加工处理。因此,对话语意义的把握需要对其构成单位在意义建构中与话语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探究,并构建一个对话语成分感知的互动支配空间。

**[关键词]** 格式塔;组合性;话语意义;建构模式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14)01-0173-05

## On the Construction of Utterance Meaning and Cogn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stalt Compositionality

CHEN Song-yun YANG Jing-song

(Guangdong Medical College, Dongguan 523808,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hole meaning of utterance and the partial meaning of compositions into consideration, the auth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stalt compositionality, proposes a construction paradigm that could be applied to process utterance meaning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comprehension and cognition of the utterance meaning lie on how to carry on the hierarchical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of the utterance compositions. In the course of processing the utterance meanings, the processing order of utterance units in meaning is not in linear order with their appearance in discourse, but is processed through a complex mechanism. Therefore, the comprehension of utterance meaning requires 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utterance units and the context during the meaning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building up an inter-subjective space for the cognition of utterance units.

**Key Words:** gestalt; compositionality; utterance meaning; construction paradigm

### 一、引言

语言理论研究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对意义本质的看法和研究方法。

Langacker(1987)认为意义作为一种认知现象,最终需要从认知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意义作为语言存在的理由,通过对语言的分析把握话

语意义能为语言结构提供坚实的基础。语义学对意义的研究主要探讨语言词语与外界的关系,词语之间的关系和概念化方式,意义的建构仍需要探讨有效的认知模式。

Jackendoff(1983)提出对语言的研究可以从语言学 and 语言哲学角度和心理学角度等方面展开,这

<sup>\*</sup> 基金项目:广东省学科建设专项资金项目“语言的博弈:零度偏离理据研究”(项目编号:2012WYXM0033);广东医学院博士启动项目“基于自然语料的语言零度偏离研究”(项目编号:XB1318)。

给认知语言学与认知心理学研究取向找到了有效的研究结合点。结合心理学理论去探讨意义的建构认知模式,可以为认知语义学的研究开拓新的领域。

本文尝试通过从格式塔组合性的角度探讨话语意义的生成与理解,提出一种新的话语意义建构模式,以提升对话语意义生成的理解和认知。

## 二、意义与结构

### 1. 语义建构

话语意义建构不仅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也是语言哲学、认知心理学的研究热点(张莉,2010)。对于语言的研究,Jackendoff(1983)就首次提出可以从两个角度展开,其中之一就是从心理学角度通过从自然语言的语法结构层面的探析,揭示感知和认知本质之间的关系。Jackendoff认为研究认知心理学就是研究自然语义,并且认知理论可以从自然语言的语法结构获得新的重要证据。

作为现代认知主义理论先驱的格式塔理论,其推崇一种分离性的整体研究,认为格式塔指的其实就是一个分离的整体。格式塔具有整体性和变调性的双重属性,由各个要素或成分组成,却不等同其构成成分之和,而是完全独立于这些要素的全新整体。即使构成其各种因素和成分均改变,但是其性质依然维持原状。也就是个别因素不决定其整体,而整体的内在特性却决定局部过程。在语义建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的是用于产生话语语言基本组成单位意义的表现,也就是组成话语的最小单位的意义,同时还需结合被视为主观单位用于交际的话语整体意义。当我们完成话语个体与整体意义表现之后,就需对这两种意义表现形式的关系类型进行定义。通过一系列的外部操作,可以帮助我们从构成话语的个体意义表现的理解转向整个话语整体意义的生成,从而实现和完成对于话语意义的建构。

因此不难看出,在话语意义层面上的建构模式必须要能够解释话语整体意义是如何取决于其构成成分的个体意义,也就是说组成话语的个体成分是如何通过一系列的动态处理过程实现话语意义的最终生成。

### 2. 组合性

在话语意义建模机制中,我们必须考虑组合性的重要作用。在意义结构的处理过程中,来源于篇章的单个成分的特点就在于其可以表现为一种指示性的描述,而这种指示性描述的所指示的终点就在于话语整体意义的生成。Fauconnier(1997: 37~38)认为,语言表达本身具有的意义是一种潜在形式的表现,只有在一个完整的语篇里其意义才会得以

显露和生成。

话语意义具有心理学的内涵(吕明臣,2005)。就人的感知而言,认知世界里存在着一些完形,这些完形的特性不存在于其组成部分,却对其组成部分产生一连串影响。格式塔的研究任务在于发现并了解这些完形。Koffka(1999)认为,运用格式塔目的就在于找出机能整体部分的组成成分,了解其在整体中的层面地位,在各个层面上的独立程度和上层整体结合成次级整体的情况。

因此,在话语意义生成过程中,通过采用一种自下而上的运算法则,运用几何线性图形构式,话语单个组合成分通过树状结构的表现方式得以释放意义,就能使得话语的整体意义获得体现,从而完成话语意义在具体语境中的实现和生成。所以,我们就需要思考如何在话语意义建构机制中合理有效地运用组合性的作用和功效。

## 三、模式描述

要实现意义的获得与理解,我们就需要从话语的整体层面与其构成成分的部分层面出发,去寻找合适的能够解释意义概念构成的模式,并且从格式塔组合性的角度对这种模式进行深层定义。因此,这种模式在解释篇章意义过程中就需以意义结构描述为基础。同时,为了确保其在话语意义解释中的操控性,模式的构建更需要突出简单化的特点,要确保在具体认知过程中我们并不需要付出具体的认知努力,以实现模式能够符合最简化、最均衡和最稳定的特征。

语义问题是话语分析的全部,在话语分析领域,话语意义的理解与建构可以解释为知识的获取、贮存和利用(张廷国、陈忠华,2004)。对于句子的处理其实就是将其互动灵活的构成部分组合成为不同来源的信息语块。句子的处理具有自动性、快速性、非意识性和不可抑性的特点。听者感知一个话语,对话语承载的信息的加工和理解无需过多努力,话语意义以极快的速度进行建构,听者对话语使用的词语、语法结构和类型,甚至于心智操作的方式都是处于一种非关注状态。当然,句子的处理除了前面所说的自动性、快速性、非意识性和不可抑性的特点,还需具备持续性的特点。语言的实时理解具有持续性的特征。语素、单词和句子输入进入听者听觉系统,这种输入流就会被持续加工成为扩展的交际信息。

从认知语法和认知心理学视角来看,话语意义建构意味着建立一个互动支配空间。语言的理解可以被看做是一种表征话语或文本意义的知觉模拟,

在理解处理过程中,个体的表征如同在具体场景感知中得以发展。在模式建构过程中,我们采用一种类似心理空间的在篇章感知过程中建构的模拟,即言语场景。这种言语场景以互动概念为基础,随着话语的展开而完成动态的建构并逐渐复杂化。

在言语场景建立的条件下,我们还需考虑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在篇章环境下,每一个语言单位都是与其语境存在一种互动关系以实现建构作用。因此,在对语言单位意义进行描述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考虑语言单位在意义处理过程中的两个步骤。第一步需要确定在互动支配场中所需呈现的内容,以确保语言单位能在建构过程中实现其作用,这一处理步骤我们称为聚合。第二步指的就是当语言单位与其他语言单位产生互动作用的时候在建构过程中所带来的内容,这一处理步骤我们称为引发。

在对话语意义进行处理的过程中,其语言单位并没有固定的优先处理顺序,但是对于语言单位的处理顺序可以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一旦句子被感知,纳入处理过程的构成单位遵循前后先后顺序;二是,句子构成单位进入处理过程,如果它们可能被加工,它们就会遵循其指令立即获得处理。同时,单个语言单位一旦获得其聚合的因素,其引发作用也就随之实现;三是,如果语言单位不能够被加工,它们就会被暂时悬置,直到它们所聚合的因素在正在被构建的场景出现,才会实施对语言单位的继续加工;四是,一旦被引发,场景因素继续获得确定或者甚至可能被其他单位随后的聚合作用所改变。

因此,对于话语意义的处理,也就是言语场景的构建和处理的过程。在这一模式中,通过确定话语单位的加工序列,言语场景以及设定场景,对话语进行逐层加工,并调用意念知识,实现话语意义的生成与认知理解。在这里,意念知识是一种隐性知识,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新意识。假定对话者双方具有共用的意念知识,其在话语意义感知环境中会变得突出。

我们可以通过图 1 的图示结构进行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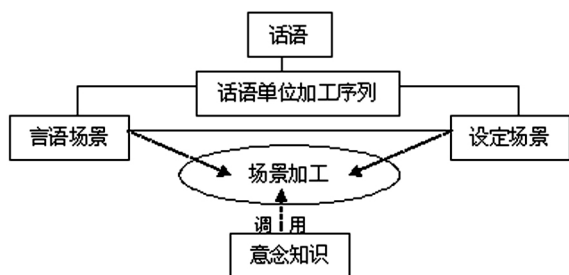


图 1 话语意义建构图示

#### 四、意义处理

从上述的意义建构模式中我们不难发现,言语场景与设定场景是意义处理的中心框架。话语各个组成部分对于其意义的实现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所有组成部分中,场景是我们必须首先要考虑的。场境包含言语场景(言者和听者的出现以及其发生的时间地点等相关条件)和设定的场景。言语场景是作为言者使得其内部主观思想为听者可见的空间,在言语开始的时候,其场景就已经确定。设定场景则是在句子加工之前就已经建立的所有场景。

在话语意义的处理过程中,我们要特别关注话语可见的元语言信息。信息的处理过程与话语组成单位的顺序是不一样的。汪少华、郑守疆(2000)认为要根据认知文化模式将组合结构逐步完善成层创结构。意义的建构并不是与成分在篇章中的顺序形成线性对应,而是通过一种复杂的机制进行处理,需要语言和认知操作去探究每个语言单位在其意义建构过程中与语境和话语环境之间的互动。

为了更加直观地观察话语意义的处理过程,我们将上述话语意义建构模式应用到 The students have already completed their degrees. 这一例子中。

##### 1. 场景加工

在这一话语中,第一个出现并为读者被感知的话语单位就是定冠词 THE。当这一单位被感知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其并不能完全被加工,也不能聚合任何其他成分。事实上,THE 是一个起着聚合作用的语言单位。在言语场景中,我们将尚未被完全具体化的实体或过程称为实体概念,而 THE 在这里就是引发这一实体概念的因素。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来讲,THE 的引发任务就是将这一实体概念转化成为一个完整的实体,通过精准定位操作,使得这一转化就能得以完成。但是,在这一步骤中,言语场景中并没有实体概念的出现,因此,我们将话语加工进程转下下一个话语单位,自然话语单位 STUDENTS 就先于 THE 进入加工处理环节,而话语单位 THE 暂时就被悬置起来。

事实上,STUDENTS 这一话语单位包含两个不同的单位,即 STUDENT 和复数形式-S。在言语场景中,每个单位都有自己具体的行为操作。当 STUDENT 被感知,其马上就会引发一个来源于概念范畴的概念(见图 2 中  $n_1$ ),其作为一个实体概念以-S 复数后缀为成型(见图 2 中  $e_1$ )。在话语感知过程中,复数形式通常在听者或读者的心智范围内具有显著特征。我们可以认为当话语被感知的时候,概念实体的复数形式并不会涉及任何实际的问题,能够非常快速地获得处理。因此,实体  $n_1$  就能成型

为一个实体概念  $e_1$ 。而且,如果我们使用数态标准 (plexity criterion),这一实体概念也可以被定义为多元的。一旦  $e_1$  在场景中得以体现,THE 就能展开与其指令一致的聚合任务:THE 聚合  $e_1$ ,同时引发通过精准定位 (pinpointing) 获得的完整实体 (见图 2 中  $E_1$ )。在这里,精准定位就是帮助识别一个实体出现的操作过程。因此,在赋予 THE 元语言操作的影响下,或者说在这一单位确定指令的影响下,实体概念  $e_1$  就转变为了实体  $E_1$ 。在图 2 中我们将这一指令标注为 PP。在聚合与引发加工过程中,THE 同时也具聚合了来自语境的成分。事实上,这一单位也符合其执行的元语言操作功能,起到了指代指称功能的作用。除了将  $e_1$  转变成为  $E_1$ ,来自语境的成分起到了引发根植于语境中的既得实体的作用。

前三个单位一旦获得加工,其在言语场景建构过程中起着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并都将在随后的加工过程中得以聚合。在这一独特的步骤中,接下来会被感知的单位就是 HAVE。

要实现其引发任务,这一单位需要两个必要成分。但是在这一建构步骤中,我们很容易地发现只有一个成分出现在场景中,其所需要的另外一个成分并没有出现。因此,我们只能暂时将这一单位悬置,同时必须等待另一成分在这一场景中获得聚合。同样的原因,ALREADY 在这一步骤中也不能获得加工。该成分需要聚合一个谓语范畴,但是在这一建构步骤中这一谓语范畴并没有建立,所以加工进程继续向前推移,当 COMPLETE 和-ED 这两个单位在场景中的出现,其范畴也就得以获得。

COMPLETE 这一单位的作用就在于引发在场景中的一个加工实体 (见图 2 中  $n_2$ )。具体来说,由 COMPLETE 所提供的指令的作用就在于聚合一个加工过程 P 和一个实体 E,同时引发一个因果关系,即 E 作为 P 的结束的原因。这里我们可以认为由 COMPLETE 引发的结果也是这一加工过程的结束。当 DEGREE 被感知,对 DEGREE 的加工也就会带来这个过程结果的实现。相对而言,COMPLETE 所引发的成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加工概念,但是在-ED 这一单位的作用下这一加工概念就得以转变和被引发进入一个加工过程 (见图 2 中  $p_1$ )。

由话语单位-ED 所提供的指令事实上聚合了一个加工概念,同时又引发了一个完整的加工过程。-ED 在场景建构过程中的作用可以归结于使得来源于概念的成分处于运转状态,也就是说,其作用就是将这一概念转变成为一种实际的加工处理。必须注意的是,-ED 即是过去分词也是过去式的标识。在其他篇章里,-ED 可能会被看做是一种根植于时间

的行为,也就是指的过去时间。但是考虑到在场景中已经出现的实体 THE STUDENTS,这一实体能够通过  $p_1$  获得聚合,因此-ED 在这里暂且可以被当成一种过去时态的标识。事实上,已经有早于 COMPLETE 和-ED 被感知的单位,即 HAVE 和 ALREADY 仍等待加工。因此,在这里-ED 的作用事实上仅仅是将  $n_2$  转变为  $p_1$ ,并没有根植时间的处理,也没有说明任何关于已获得处理的其他因素。

当下一个话语单位 THEIR 被感知,其不可能被马上加工处理。事实上,其指令就是聚合场景中的两个实体。THEIR 也许能够聚合已经在场景中出现的  $E_1$ ,但是没有其他单位出现。既然其不能够聚合其他单位,因此它被悬置起来,直到 DEGREE 作为实体在场景中成型。

DEGREE 引发了一个新的实体概念。这一实体概念首先通过-S 实现聚合。-S 这一单位将  $n_3$  转变形成一个实体概念 (见图 2 中  $e_2$ )。然后, $e_2$  通过 THEIR 的聚合,引发一个来自  $e_2$  的实体  $E_2$ 。从实体概念  $e_2$  到实体  $E_2$  的转变通过与来自  $E_1$ -STUDENT 实体的聚合得以实现。THEIR 聚合两个实体,引发两个实体间的位置关系:一个确定另外一个的位置。当然,我们还面临一个保留一定加工特征的实体,从中我们可以感知一个施事源,即 STUDENTS 以 THEIR 的形式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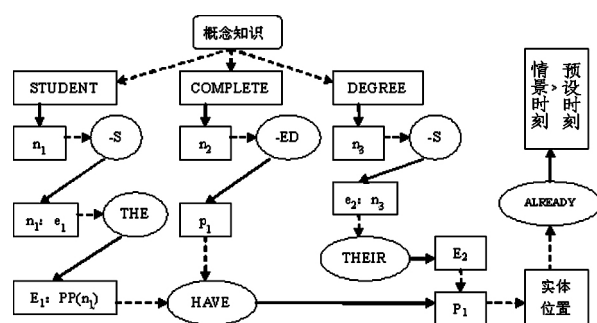


图2 场景加工动态图示

最后,我们就应该考虑所有之前未获加工被悬置的单位。HAVE 聚合  $E_1$  和  $P_1$ ,同时从这两个成分中其引发  $E_1$  与  $P_1$  的结合。时间的根植与话语发生的时刻不一样,而是与助动词提供的指令保持一致。而且-ED 的作用使得这一根植过程变得更加明显,-ED 引发了一个与完成体相关的加工处理。HAVE 行为与-ED 行为的结合,我们获得了一个完整的加工  $P_1$  而并非一个加工的概念  $p_1$ 。因此,完整加工  $P_1$  与完整实体  $E_1$  和  $E_2$  被完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最后被加工的单位就是副词 ALREADY。由

于其提供的指令,它被置于话语加工链的最后位置。其聚合一个由设定和预期的成分和另外一个确定的成分组成的范畴,引发这两个成分的优先次序。既然 ALREADY 所需要的成分都已体现在言语场景中,因此聚合—引发任务也就可以得以开展。因此,ALREADY 聚合来源于谓语复合体中的范畴,这一范畴本身包含了一个设定的预设时刻和一个在话语情景中确定的情景时刻。在这里 ALREADY 引发的是话语情景时刻优于预设时刻。

## 2. 加工序列

场景的加工处理具有其独特的内在动态性。其在处理过程中采用的是一种自发的不可逆性的方式。基于一种相对固定的加工序列,我们可以逐步地从话语组成部分的意义对话语整体意义进行意义运算。因此,我们这里所指的话语组合性与传统的组合性是不一样的。我们这里所指的组合性是一种更加全面的加工,与视觉感知相似的基于认知机制的格式塔组合性。话语中的不同组成单元之间的互动不应该被分离开来,而是必须要给话语带来一种整体的影响。

语言单位个体在于确定一个话语整体意义起着作用,话语也相应对于语言个体意义产生影响。语言个体可能会以线性形式出现,但是由于语言单位自身可能会分割,因此这种线性形式并不会很明显。同时,在成分处理加工处理过程中,只要引发的成分在言语场景中没有出现,有些单位在加工前就会被悬置起来。话语信息被感知,言语场景就开始处于动态的建构过程,每个语言单位聚合的成分一旦出现,其就会马上引发其他单位。

通过上述场景加工的动态图示我们可以看出,在 The students have already completed their degrees. 这一例子中,句子意义的加工就按照如下序列进行处理:

STUDENT → —S → THE → COMPLETE  
→ —ED → DEGREE → —S → THEIR → HAVE  
→ ALREADY

由此,从意义生成和理解基础上对话语构成单位进行心智加工排序,构建一个心理识别的立体空间,话语的整体意义就会获得凸显,意义的加工和识别就会变得清晰,意义的生成和理解才会变得明朗。

赵玉荣(2013)主张增加认知层面的考察,探究会话叙事中话语意义的建构与认知过程。利用组合性的作用在意义加工过程中尤为重要,是意义加工过程中的重要步骤和途径,通过在心智空间的组合处理,话语单个组合成分才能通过一定的树状结构

的表现方式释放其在具体语境中的意义。

## 五、结语

本文所提供的话语意义建构模式在话语意义理解与认知过程中并非一种完整的解决方式。在语言的感知和理解过程中,如何给予语言单位优先层级分析仍需进行进一步探究。

在本文的论述中仍存有一些未解的问题,如对话语成分的加工程序问题的假设仍需得以确定,图示模型仍需进行合理定义,对本文所构建的模式改进还需考察在书面文本与口头话语应用中的区别。因此,从格式塔组合性角度构建话语意义理解模式建构仍需在实践操作过程中逐渐获得提升,通过对具体话语实例的应用操作对这一认知模式进行补充和完善将是本研究继续深化和拓宽的重要途径。□

## 参考文献

- 张莉. 2010. 言语实践中话语意义建构原则探究[J]. 外语学刊, (3).  
吕明臣. 2005. 话语意义的建构: 言语交际过程中主体的认知加工[D]. 长春: 吉林大学.  
张廷国, 陈忠华. 2004. 认知科学对话语分析学科的本体论渗透[J]. 山东外语教学, (4).  
汪少华, 郑守疆. 2000. 从合成空间理论看隐喻的意义建构[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6).  
赵玉荣. 2013. 自然会话叙事中话语意义的建构与认知过程[J]. 外语教学, (4).  
Langacker, R. . 1987. Foundation of Cognitive Grammar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Jackendoff, R. . 1983. Semantics and Cognition [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Fauconnier, G. . 1997. Mappings in Thought and Langua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offka, K. 1999. Principles of Gestalt Psychology [M]. New York: Routledge.

收稿日期 2013-02-18

[责任编辑 黄世杰]

[责任校对 苏兰清]

[作者简介] 陈松云(1979~), 湖南邵阳人, 广东医学院外语教学部讲师, 硕士。E-mail: sungwingchan@163.com。  
杨劲松(1970~), 女, 江西上饶人, 广东医学院外语教学部教授, 博士。E-mail: 373040541@qq.com。广东东莞, 邮编: 523808。